

试论陆贄的公文写作

王朝源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陆贄,中唐公文写作大家,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建言切实,持论笃正,善于敷陈;并以其特出之才,匠心独运地将骈散揉为一体,行文反复曲畅,运单成复,不以排偶为拘;同时,其公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成为当时针砭时弊的有力武器,故前人评价他的公文写作是前无古后无今,可见其在中国公文写作史上的地位,实与古文家不相上下。

关键词:陆贄;公文写作;散文句法;实用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4-0089-04

陆贄(753—805),字敬輿,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少孤,勤学,少年得志,年十八即登进士第。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等职。既居相位,故以天下事为己任,多所奏陈。卒谥宣,后世通称陆宣公。自幼习儒学,博通古今,颇有才思,审时度势,敏于机变,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其著作,据权德輿《陆宣公文集序》载,有制诰集十一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文集十五卷。今文集十五卷已佚,只存三篇试贴诗,奏草与中书奏议后人合刻为《陆宣公奏议》,流传极广。陆贄堪称中唐公文写作大家,权德輿《陆宣公文集序》称其草写文诰往往能够“洒翰即成,不复起草,初若不经思虑,及成而奏,无不曲尽事情”[1](卷493)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建言切实,持论笃正,无往不可,说理则缕析条分,不蔓不枝。“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2](卷139),可见,前人对其公文写作评价颇高。

刘熙载曾指出:“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析有所难行,而纾徐委备可以巽人。且气愈平

婉,愈可将其意之沉切”[3](《文概》),这段话准确地指出了陆贄奏议一类公文的辞令风格,即委婉剀切,不露锋芒,但无不曲尽事情。奏疏类的骈体公文,因为必须上关政本,下系民瘼,必反复以伸其说,切磋以究其端。如果有了声律、格调等制约,势必不能打动人心。但陆贄的公文却能长于论断,善于敷陈,理胜而将以诚,词直而出于婉,忠恳如闻于太息,曲折殆尽于事情,所以能够洒翰即工;文无精细,敷言辄俚。

如《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论事状》: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若不尽于己而望于人,众必给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日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诚于国者,陛下则兴师以伐之;臣庶有亏信于上者,陛下则出令以诛之。有司顺命诛伐而不敢纵舍者,盖以陛下之所有责彼之所无故也。向若陛下不诚于物,不信于人,人将有辞,何以致讨?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去身。[1](卷468)

该文论说的的是一个关于“诚信”的老话题。先

收稿日期:2005-04-21

作者简介:王朝源(1965—),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阐述诚信之必要,进而肯定德宗向来以诚信待人,故而能做到以其有责彼之无,推己及人,知诚信必不可少,尤其是对君王更“不可斯须去身”。由于陆贽深知德宗心胸褊狭,所以文辞极尽婉曲,处处设身处地替德宗考虑,既恭维了德宗,维护了圣上的尊严,又达到了劝谏的目的,一箭双雕,很有说服力,真正做到了辞婉意如,深得告君之道。其文章和遭遇令人联想到汉代贾谊,后人论及时也每每用贾谊来作对比,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就曾称其“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踈”[4](卷36),但贾谊之文过于激越骏发,远不及陆贽之文舒卷自然。

又如《论叙迁幸之由状》:

陛下又以百度废弛,志其肃清,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断失于太速,睿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之间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臆度之际未必然也……自古祸变之兴,未有若斯之易,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所谓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1](卷467)

朱泚之乱后,德宗表面上虽引咎自责,但并非出自内心,所以,在此奏疏中陆贽故意引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指出罪在群臣“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最后才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是德宗的苛察和猜忌。寓贬于褒,实在高明。正如朱熹所言:“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5](卷136)可惜,最终陆贽还是由于直言谏诤,终致德宗不悦,又遭裴延龄等奸人谗害,晚年被罢为太子宾客,后又被贬为忠州别驾,十年不召。

其次,陆贽公文虽是骈体,但由于深受当时文坛复古运动的影响,已呈现出全新的面目,较为彻底地除去了此前骈文辞藻华丽,用典生僻的弊病,以其特出之才,发挥了以散文风格写骈文的特长,匠心独运地将骈散揉为一体,故“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6](卷15)

唐代骈文沿六朝统绪而向前发展,是时官私实用文体、论说文皆用骈文。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力倡古文,骈文颇受排挤,但庙堂之作以及一些交际文字仍用骈文。陆贽身处藩镇割据的德宗时期,

干戈纷扰,时危世艰。当朱泚之乱时,他随德宗奔奉天,朝廷诏书多出其手。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奏议,痛切陈词,直言无讳,时人比之于汉朝之贾谊。如《兴元大赦制》,痛自刻责,情意深挚,不亚于实录的信史:

然以长于深官之中,暗于经图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即雍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莫乏主,室家靡依……[1](卷460)

这是陆贽代避难奉天的德宗皇帝拟写的罪己诏。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据载,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1](权德舆《陆宣公文集序》),可见真情是容易感动人心的。其中佳句如“长于深官之中,暗于经图之务”,“不知稼穡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万品失序,九庙振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这些句子出入经史,纯任自然,而真挚恺切。为帝王代言,敢于如此暴露艰难时世,剖陈过失,也足见作者之忠直。宋人郎晔从《翰苑集》中专取奏议等论疏文字,成《陆宣公奏议》,并为之作注。苏轼不但极为推崇这些奏议,而且所写之奏议终身效法陆贽,并在《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中评之为“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4](卷36)。宋祁和司马光都是以反对骈文著称的,《新唐书》也例不录排偶之作,可独取陆贽公文十余篇;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亦重视陆贽之公文,采其奏疏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无多于是者,经世之文,斯之谓矣”[6](卷15),于此也足见其对后世的影响。陆贽直言敢谏,其文切中时弊,历来受到重视。行文反复曲畅,运单成复,不以排偶为拘。用散文句法写骈文,既保留了骈文排比铺张的特点,又具有深切周致,明白畅达的气象,使骈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如《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

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宴;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揉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阻碍,其可得乎……可以崇德美,可以济艰

难,陛下何虑不行而直为此惶惶也? [1](卷468)

该文结构缜密,文笔流利,文风自然朴素,几与汉魏和晋初的骈体文相媲美。形式上虽是骈体,但语句整饬,声韵和谐,陈情言事,多用通俗语句,而不刻意求工,骈散间出,意至笔随,既有对偶整齐之美,又有舒展畅达之妙。文中偶用典故,但极为妥贴恰当,通俗易懂,而无晦涩芜杂之弊。

总之,陆贽制诰奏议一类的公文虽依然多用骈体,但到其手中,骈体公文已解放为平易自然,可以随意发挥的文体。其文风,开了宋人四六的先声,但宋人喜用成语,流入平庸,陆贽则多用平易的词语,谐和自然的语句陈情论政,以求叩动人心。用这种笔法写作公文是合宜的,故宋元明以后,官府应用文字大多尚陆贽之文而发展,其公文亦被后世奉为圭臬。《新唐书》本传称赞曰:“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7](卷157)

同时,陆贽的公文已由通经致用发展到改革现实,实用性得以加强,这得到了同时期的文坛巨匠权德舆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权德舆《陆宣公文集序》对陆贽的公文成就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在赞许其才思的同时,指出陆贽公文取自古老的“典”、“谟”文体,“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览公之奏议,则知公之事君也”[1](卷493),认为陆贽最有价值的文章乃是那些“关于时政”者,惟有那些“制诰奏议”之文可“昭昭然与金石不朽。”

骈文是一种典型的美文,这种文体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无疑,这从散文的艺术特质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弊端日益显现,用典生僻,词藻华丽,文意晦涩难懂,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却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陆贽的公文却力除此弊,无往不可,大凡朝纲朝纪、为官之道、藩镇割据等社会问题均有涉及,赋予公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从而成为当时针砭时弊的有力武器。故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就曾感叹说:“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言,罪已以收人心,改过以应无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以药石,针害身之膏

育,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4](卷36)如《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 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 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效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1](卷469)

琼林,大盈二库,本为国库之外专供皇帝挥霍享受、赏赐亲近之私库。时德宗被泾原乱兵赶出长安,前途未卜,却急忙重设二库。陆贽从大唐帝国之长治久安出发,劝谏德宗不要个人积蓄私财,奢侈挥霍,如果只顾眼前利益,扩大私库,势必财聚民散,自食蛊乱强取的恶果。全文紧紧抓住“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这个论点,引典辨理,举例佐证,极言利害,笔锋犀利,如号角鼓鞞。高步瀛《唐宋文举要》选录该文,并评价说:“指陈利害,剝切动听,文章得此,无不尽之怀。”[8](甲编卷1)陆贽生于乱世,仕于昏君,志在兼济,不在垂文,虽不以文章自负,其文名却高于一代。故曾国藩称誉说:“骈体文为大雅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9](《鸣原堂论文》)

又如《论裴延龄奸蠹书》:

户部侍郎裴延龄者,其性邪,其行险,其志凶。其矫妄不疑,其败乱无耻,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培克敛怨为匪躬,以靖潜服谗为尽节……至今追思,犹为心悸,所以畏覆车而心悸。虑毁室而悲鸣。盖情激于中,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1](卷466)

该文长达六千余言,言事详备,说理深刻。时德宗自奉天还都之后,任用奸臣裴延龄管理财政,德宗企图赖“羨余之资”,以宏“心意之欲”,延龄投其所好,自然深受宠幸。在文中陆贽对当时权倾一时的裴延龄历数其罪状,虽言之凿凿,但依然无济于事,陆贽反而遭其诋毁排挤,最终被罢去相位。这样的奏书,大概就属于“言事激切,动失上之欢心”[2]

(《旧唐书》本传)者,但正是这样的文章,王鸣盛以为“可备千秋鉴戒”[10](卷89),也正是由于陆贽敢说、敢言、敢议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说:“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6](卷15)

总之,陆贽的公文析朝政论时事,辨是非明得

失,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有机融合,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采用散文句法,运单成复,意气贯注,自然流畅,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体现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对韩愈等古文家亦有很大影响。陆贽不是古文家,但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实与古文家不相上下。

参考文献:

- [1]阮元,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3]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朱熹.朱子语类[M].丛书集成.644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8]高步瀛.唐宋文举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9]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6.
- [1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Attempt at Lu Zhi's Official Document Composition

WANG Chao-we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Lu Zhi is a master of official document composition. His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is realistic, honest, and good at expounding. His document composition is valued as unprecedented in the past and equal-not-to-be-found in the future, which proves that his position in China's official document composition history is as important as his position as a man of letters.

Key words: Lu Zhi; official document composition; prose syntax; practicality

[责任编辑:李大明]